

# 盗子

〔日本〕海月琉伊 著  
庄 丽 译

THE STOLEN BABY

人民文学出版社

DAO  
zi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I313.4

98

2005

DAO  
zi

盗子

〔日本〕海月琉伊 著

庄 丽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5885

**KOTORI by UMIZUKI RUI**

Copyright © 2002 by UMIZUKI RU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02.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UMIZUKI RUI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子/(日)海月琉伊著;庄丽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4

ISBN 7-02-004955-9

I. 盗… II. ①海…②庄…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160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李 博

盗 子

Dao Zi

[日本]海月琉伊 著

庄丽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4955-9

定价 16.00 元

# 第一章

## 1

右手搭在前座车门上,美津子扭过头去再次看了看丈夫阳介,阳介双手搁在方向盘上,眼睛注视着停车场的前方。透过昏暗的灯光可以看见前方濑尾妇科医院的楼栋。

从京阪电车的丹波桥站往东而去,一路上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每天到了上学放学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孩子们在走动。但是一旦拐入里面稍窄一些的小路,就几乎看不见人影。尤其到了晚上,这一带更是与喧嚣无缘的极为安静的住宅区。

濑尾妇科医院坐落在住宅区的一角,医院的停车场上竖着一块很大的招牌,写着医院的名字。夜幕中,安装在招牌上下两端的照明灯将绿色的字体映照得颇有立体感。透过停车场上那黄色的照明灯光,可看见有似尘埃般的粉粒从空中飘

落而下，哦，是雪花呢。一会儿雪会不会积起来啊？阳介按下了雨刮器的按钮。

车中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新闻，一会儿告诉听众高速公路上滑雪旅游团的大客车出了事故；一会儿又告知某个百货商场门口的圣诞树被点亮了等等。

轻轻地吐了口气，美津子打开车门走进了漆黑的夜幕之中。刹那间，她感受到了十二月份那寒冷的夜气，她不由自主地缩紧了脖子，双手则按住了穿着孕妇裙的腹部。

隆起的腹部里塞着大浴巾，脚上的低跟皮鞋很宽，走路时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美津子身上，不光是鞋子，连内衣、长筒袜等所有的衣物都是孕妇专用的东西。

孕妇穿的连裤袜在腹部和臀部处都有足够的裆布，与一般的连裤袜相比，它的尺寸简直可以用“巨大”这个词来形容。再加上它的材料有伸缩性，将折叠好的大浴巾塞进去，完全不用担心毛巾会在里头移动或掉出来。

塞入的大浴巾使腹部隆起，外面再罩上厚厚的孕妇裙，这样子怎么看都像是临近产期的产妇的大肚子。

美津子挎着一个淡粉红色的尼龙包，像平时一样挺着肚子慢慢地朝医院走去。濑尾妇科医院的正门是两扇自动玻璃门，当自动门向两边移开时，暖气开得很足的室内立时卷起一股小小的暖风，轻轻地扑向她的脸颊。

候诊室里有二十来个等候就诊的女病人，她们坐在米色的皮沙发上，等着护士叫自己的名字。墙上的挂钟已经过了八点。

濑尾妇科医院是妇产科的专门医院，这家医院在不孕症

治疗方面的成就也很引人注目。从杂志和电视的介绍专栏中得知医院水准的不孕症患者会从全国各地赶来求诊,因此尽管挂号时间是到晚上七点,可过了七点往往还有许多人在排队等候。来这里求医的病人都早已习惯了如此长时间的等候,她们各自或是看书或是编织毛衣。

美津子穿过候诊室走上二楼的楼梯。医院的一楼设有门诊室和治疗室,二楼是产房和住院病房,护士值班室在二楼楼道的另一头,值班室的隔壁则是婴儿室。

三年前,美津子在这个医院接受了将近一年的治疗。虽然家和医院都在京都市内,但是从北区的云之畑到医院所在地的伏见区实在是很不方便。不过,从滋贺县、大阪等地来看病的患者不在少数,和她们相比,能够在市内就诊,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云之畑是山里的一个村落,直到现在那里还是既无轻轨也无地铁。从家里开车到京都站就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再坐电车南下到丹波桥站又要花上二三十分钟。

此刻,美津子慢慢地走上楼梯来到二楼。当她将目光转向窗外时,意外地发现隔壁那幢公寓造得几乎紧贴着医院的大楼。她看见公寓一户住家的玻璃窗后面有些大红、粉红和黄色的光点在闪烁,这些光点沿着一条呈山字形的绿线快速移动着。她猜想那一定是棵圣诞树。隔壁一户阳台的栏杆上挂着一个象征圣诞树的电光装饰,橙黄色的灯光也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看着这些十二月份随处可见的街景,她轻轻地松了口气,将目光重新又收回到二楼长长的楼道里。

医院的结构图已经全部精确地打印在她的脑海里。为了

这次的计划,从一个月前,她就做了周密的查看和摸底。她打听到明年春天医院将进行大规模的增改修筑工程。这个改建计划是早就决定了的,因此这几年医院内部一点都没有整修,内部结构、房间的布局还是和以前完全一样。

濑尾妇科医院的正门晚上九点以后会被关闭,但急诊处的大门却要敞开至晚上十点。万一她的计划出了差错延误了时间,只要是在十点之前,她就可以从急诊室的大门脱身。虽说门诊时间是到晚上七点,但是九点之前,一楼的走廊和大厅里到处都是等着取药和付费的门诊病人,只要是在这个时间内混入医院就不会遭人怀疑。

一楼门诊病人专用的厕所往往很拥挤,以前她来这里看病时常常去二楼使用住院病人专用的厕所,许多门诊病人都这样做,院方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所以在门诊时间内,即使有门诊病人在二楼走动也不足以为怪。

医院里,一般白天和晚上医生护士的人数会相差很大。就濑尾妇科医院来说,白天守候在治疗室和检查室的医生护士有二十个人,工作时间是到晚上八点。但到了晚上,却只有一名医生,二楼和三楼各设值班护士一名。这一个月来,美津子三番几次地和阳介商量策划,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实行计划的最佳时间段是在医院工作人员减少的夜间。顺着这条思路,他们又更进一步地想到,若是在深夜,遭人目击的可能性确实很小,但由于正门和急诊处大门在深夜都将被关闭,因而无法潜入医院。他们也考虑过在傍晚时分躲进医院的厕所,然后一直等到深夜再行动。可是如何从医院脱身又成了问题。

考虑再三,他们终于得出结论,工作人员少、警备松懈同时又可自由出入的时间段只能是晚上八点到十点这两个小时。八点过后进入医院,十点之前潜伏在楼内伺机行事。美津子和阳介一致认为这是最安全可靠的办法。他们盘算着若能有两个小时,就一定可以找到下手的机会。九点之前美津子装扮成孕妇出现在医院里不会引人注目,这样她就可以借此各处走动,边走边观察以决定下手的时机。

即使过了九点不能动手也不必担心,因为虽然规定家属探望病人的时间是到下午四点为止,但是像濑尾妇科医院这样的私人医院在这方面管得并不严格,病人家属整夜陪伴的事情都有,医院也同意这样做。所以若是伪装成病人家属就可以整夜留在医院里。

如此一番盘算之后,他们相信这个计划绝对能成。整个过程顺利完成后美津子将从急诊处的大门离开医院,阳介的车会停在那里接应。

## 2

十年前,美津子开始了不孕症的治疗。那一年是她结婚第三年,当时她二十六岁,阳介二十八岁。

和阳介是在一次朋友的喜宴上认识的。当天晚上宴会结束后,与会的年轻人又一起出去喝酒。在酒吧里,阳介主动邀请美津子日后与他单独出去吃饭。美津子心中好生惊讶,因为她认为在新娘请来的女宾里面,自己是最不时髦、最不显眼的一个人。喜宴会场是那样的华美鲜丽,她深感自己与眼前这

华丽的场景格格不入，至今她都不明白为什么那天阳介会在那样的场合向自己发出邀请。

就在两人第一次单独出去吃饭的时候，阳介出乎意料地向美津子求婚了。

当时美津子刚从短期大学毕业不久，在娘家附近的幼儿园当保育员。那时她刚刚适应了这份新的工作，生活开始走上轨道。

“你想继续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得嫁到榊原家来。”阳介对美津子恳求道。

阳介读高中的时候，他父亲就得肺癌去世了。这以后，独生子的他就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和美津子第二次约会后，阳介就邀请她到老家来。云之畑地处山林之中，很难相信京都市内竟然会有这样的山村。村里的道路紧贴着山壁，农家房舍依次建造在一条陈旧的石基上。贺茂川从山坳里流出，沿着石基缓缓而过。河的对面是连绵的群山，山上布满了种植整齐的树林。

这一带，占地面积最大、围墙最高的房子要数阳介的家了。在城市职员家庭长大的美津子是头一次亲眼看见带谷仓的上等农家大宅。

榊原家是云之畑屈指可数的旧式大户，世代都以经营林业为生。如果将榊原家名下的地产折算成现金的话，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可眼下，附近的女孩子都讨厌烦琐累人的农家生活。市区的姑娘当然更不用说，就连云之畑那儿的女孩子都不愿意和阳介这位农林业大户的继承人联姻。

同样是生活在郊外，住在小区里的年轻夫妇因为不存在

继承家业和遵循家规家道的问题,生活就很自由,时间安排合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在农家,这样的生活方式就行不通了。只要有家业,家里必然把媳妇也当作劳动力。田间劳动的时间和家庭生活的时间混在一块儿,没有一条清楚的界线。由于受家业的束缚,年轻人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生活。为了维持家业,从节税对策到财产管理,做媳妇的事事都得亲自操心。这就是郊区大户的生活模式。再者,虽说有巨额财产,但并不保证做媳妇的就可以尽情地享受。这一点对年轻姑娘来说无疑是妨碍自身享乐的手铐和脚镣。美津子何尝不这么想呢?父母也反对她和阳介的婚事。父母反对的理由她很清楚。就她自己而言,她也不想被家庭和家业所束缚。

但渐渐地,美津子被坚持向她求婚的阳介吸引住了,她想,如果能和这个人好好过日子又有什么不好呢?!

阳介长年累月和亲戚们在山上干活,出现在他生活圈子里的都是男性。他曾笑着告诉美津子,就连当地青年会的成员也都是男的。他所能接触到的女性就是一些农协的女职员。可能是独生子的缘故,阳介的性格中多少还留着一些孩子气。不过,他本质上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

他对美津子说她可以不用下田劳动,他还发誓:“现在和以前不同了,阿美你认为怎么顺心就怎么过。我会爱护你一辈子的。”美津子承认结婚十三年来,阳介确实一直履行着他自己的承诺。

“你嫁过来会觉得跟嫁给公司职员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嘛,”阳介有些腼腆地接着说道:“最好能快些有孩子,最好有三个,不,要四个。你得给我多生几个,要够组成一个棒球队

的人数。”

“行啊,没问题。五个十个都行。”美津子记得她当时笑着这样回答。听到她的回答,阳介也咧开嘴笑了,露出了满口洁白的牙齿。阳介笑的时候,两边的眉梢往上翘,从眼角到太阳穴会出现清晰的皱纹。笑过之后,富有弹性的皮肤立刻就将皱纹拉平,使双眼显得更加明亮有神。阳介脸上永远不会有矫揉造作或是意思不明的笑容,他总是心里怎么想脸上就直爽地表现出来。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尽管已接近不惑之年,他那长长的睫毛以及略微朝两边扩张的鼻子仍然显得有些稚嫩,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由于父亲的意外早逝,阳介在当地高中毕业后就继承了家业。他身边的人事关系以及他周围的人都是他自小就熟悉的,他几乎一直就生活这样的环境里而未遭受过外部世界的搓揉。他身上那种过于耿直的性格即来源于这些因素。

结婚至今,美津子从未上山劳动过。一同干活的亲戚们和阳介开玩笑:“喂,阳介,你是不是把老婆当作宝贝供在家里了?”阳介坦然地笑着答道:“可不是嘛。”周围的人之所以能够容忍阳介这种毫无顾忌的态度,是因为他们都了解他的为人和他在家族中的地位。

对于亲戚们来说,阳介是一族的当家人。婚后不久,美津子就感觉到亲戚们的这种意识相当强烈,其程度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

每年遇到盂兰盆节、年末、新年、祭祖等重要活动,所有的亲戚都会赶来聚集在本家的老宅里参加整族的聚会,这些活动和聚会的准备都由本家负责。届时,阳介的叔叔姑妈自然

不用说,他们的孩子也都会一同前来参加。这时,大宅子一楼通向最里间的拉门将被取走,于是整个一楼就将变成一个宽敞的宴会厅,三十块榻榻米大的房间里将坐满整族的亲戚。

现行的法律中有关遗产分配的条款规定孩子无论长幼、性别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对于世代相传的望族来说,为了保证土地集中和财产不遭流失,他们有一套不成文的做法,那就是规定由长房长子来继承整族的房产和地产。

在由长子继承所有房地产的同时,考虑到弟妹们为此而放弃了继承权,作为补偿,弟妹们通常可得到一笔一定数量的现金。此外,长子家即本家还必须负责准备和主持家族中所有的重大活动,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也全部由本家来负担。

云之畑虽然离京都市中心开车只有一个小时,但即使是在如今这样的时代,那里的旧式大户仍然把地缘和血缘看得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重。他们就是在这样根深蒂固的传统中一天天地过着他们的寻常生活。

来山林里帮忙的众亲戚都是阳介的叔伯兄弟,有近的也有远房的。除了雄一以外,其他人都比阳介年长。雄一比阳介小两岁,是阳介叔叔义之的孩子。叔叔义之还健在,经常跑来干预本家的事务。

阳介的父亲恭藏排行第三,前面两个哥哥幼年夭折,两个妹妹也在近几年中相继去世,现在还活着的就只有叔叔义之和家住鞍马的姑妈照子。

雄一高中毕业后立刻就与同班同学结了婚。结婚的时

候,新娘已经十月怀胎,快要临产了。二十岁不到就有了头胎儿子的雄一夫妇,这之后,再接再厉,没多久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在阳介和美津子的婚礼上,雄一带着上幼儿园的两个儿子赶来参加,而当时他的太太则又怀上了第三胎。看到他们如此年轻却已为人父母,美津子别提有多惊讶了。

新婚不久,美津子就开始负责管理在西贺的属于榊原家名下的房产。在同居的婆婆面前,她不可能真的什么事情都不做,于是就主动提出由她来接管这部分房产的租借和管理事务。

从结婚第五年起,为了优先考虑美津子的不孕症治疗,房产管理就不得不请专门的物业公司来代理。如果只是收取租金或只是检查一下住房情况,那么美津子大概还能应付。可除此之外,接待前来租借的房客以及办理租借手续也是管理事务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看房的人随时都会来,事先根本无法预料。一旦接到房地产中介公司打来的电话,美津子就必须立刻拿着钥匙赶去,带着客人来到准备出租的房子,打开房间给他们查看。同时,她还必须向来访者介绍周围小学和幼儿园等的情况。

最初,美津子把不孕症治疗想得很简单。可随着治疗的不断深化,她终于认识到自己已无法再顾及家业了。

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医生考虑到美津子还年轻,就建议他们暂时采用时机法来治疗。经检查,她的子宫、输卵管以及阳介的精液都正常。

时机法就是通过预测排卵期,由医生来指定患者夫妇的性交时间。医生在用超声波测量卵泡直径的同时,还查看血

液和尿液中黄体酮的含量,以此来判断排卵的时间。这种做法比基础体温测量法要准确得多。美津子听医生说只要女方的年龄、子宫和输卵管没有问题,采用时机法能使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不孕妇女怀上孕。但美津子并没能怀孕。医生又对她投用排卵诱发剂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结果还是不理想。

这以后,美津子转到大阪一家有名的妇科医院去治疗。那里的医生告诉她她的子宫颈黏液不正常。治疗持续了两年,美津子还是没能怀孕。从此,无论是京都市内还是大阪、神户、东京,只要有名的医院她都一一前去求医。在每家医院,她都重复地接受着相同的检查和治疗。

为看病,美津子不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对此,婆婆国代开始有了意见。她把阳介叫来,三个人商量的结果是委托物业业公司代为管理房产。

阳介对母亲说,付出的代价再多,也要优先保证美津子的不孕症治疗。国代当然也盼望着能够早日抱上孙子,所以也同意将房产管理委托给物业公司。

美津子三十岁的时候,在神户一家有名的医院做了体外授精手术。受精卵在子宫壁上着床成功,她终于怀孕了。但在怀孕即将进入第五个月的一天深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突然出血引起流产。

阳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他还是鼓励美津子继续接受治疗。他们又尝试了几次体外授精,但每次,放回子宫去的受精卵都没有能够着床。

为了能够怀孕,他们还试过中医。凡是被认为可能会有

用的各种民间疗法,他们都试过了。就好像是连稻草都抓的溺水者一样,美津子简直是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她甚至还到远在千里以外的鹿儿岛的一家有名医院去求过医。治疗期间,她就投宿在医院附近的普通旅店里。

对于美津子在治疗不孕症上所花费掉的时间和金钱,国代并不是每次都爽快地答应的。但是阳介一再向母亲强调治疗的必要性:“只要日后生了孩子,妈您就什么都不会说了。只要抱上了孙子,您就什么怨言也不会有了。到那时候,想起现在做过的一切,您肯定会觉得很可笑。”美津子认为阳介说得在理。

国代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只要能抱上小孙孙,到目前为止所花掉的钱和时间当然是无所谓的。

美津子安慰自己:“没关系,不是已经怀过一次孕了吗?医生也说了,不管怎么检查,就是查不出自己和阳介有什么问题。”

但是美津子就是没能生孩子。

每次在医院接受体外授精时,当听到采卵进行顺利、采到的卵子中有好几个受精成功的时候,她总是欣喜万分。但是一旦医生告诉她受精卵再次着床失败,她的情绪就又一落千丈。这样的情形在最近的十年里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美津子和阳介在精神上已被消耗得疲惫不堪。

在不孕症治疗持续了六七年之后,阳介夫妇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尽管如此,阳介没有发过一句牢骚,还是耐心地协助美津子接受治疗。

美津子知道有许多不孕夫妇在治疗过程中,长时间的治

疗和为此所花掉的大笔开销最终让做丈夫的感到再也提不起精神来,让做妻子的终于也彻底地丧失信心。在不孕症的治疗过程中,丈夫的配合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做丈夫的没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那么,时机法也好,人工授精时丈夫精液的采集也好就都会变得相当困难。因为这一层原因,美津子在阳介面前本能地感到自卑。

世间的女人为丈夫所爱就能够生儿育女,美津子不明白为什么惟独她就不能够。躺在冰凉的妇科检查台上,叉开双腿不惜暴露出自身所有的隐秘,就是为了能够替阳介生孩子啊!这十多年里,人工授精、体外授精这些日本最尖端的医疗技术她几乎都试过了,剩下惟一没有尝试的就是借胎生子这最后一招。但是目前日本国内还不允许这么做,若想借胎,就必须到国外去找合适的对象。

先不说生活在语言不通的外国会感到有多么的不安和焦虑,也不说为了治疗而必须长期住在当地,治疗和居住无疑将是一笔巨大的费用,就算这些都能够承受,而借胎生子的成功率实际上比常人想象的要低得多。在这样冷峻的现实面前,就连阳介和美津子都却步不前了。

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将梦想都寄托在尖端医疗技术上,但是先进的医疗技术却常常使人身心疲惫、焦躁不宁。

如果做成功了,成功者可能会笑着告诉他人,这一切是自己过去的一段痛苦经历。而对于至今仍在苦海中挣扎的人们来说,自己这么努力却还是迟迟不能拥有别人都有的东西,心中的苦恼只会与日俱增。

患者身上原本不该向别人暴露的领域和部位被检查、被

分析,然后又被生硬地接受技术处理,采卵也好采精液也好,对于患者来说,在身心两方面都是极大的负担。而在治疗现场,这些都被作为不足挂齿的小事而为医生们视而不见。两年前美津子停止了治疗,就是因为被这样的现实搞得筋疲力尽、不堪忍受的缘故。

经常听说有这样的事,说是停止了治疗反而怀孕了。对此,医生的解释是:因为精神放松了,夫妻双方全身的各种机能都因此而得到了改善。美津子暂时中止了正规治疗,她或是去自然疗法研究所求医或是在整骨院接受矫正脊椎和盆骨的治疗。这期间,她还是坚持测量基础体温,以确认排卵期。美津子是有排卵功能的,黄体酮分泌也正常,所以她的基础体温图形是一条很明显的双向线。她与阳介说好了,排卵期前后一定要有性交,这样就有希望自然怀孕。既然目前先进的医疗技术还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够怀孕分娩,不如暂时先这样,日后看情况再说。

阳介那在野外干活的练就出来的结实身板被太阳晒得黝黑,即使穿着衣服也可以感觉出他那厚厚的胸膛上突起的肌肉。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那硕大而坚硬的手臂总是枕在美津子的头下。肌肉虽然坚硬,但是包在外面的皮肤却充满了弹性,给她的脸颊带来舒心的暖意。

阳介从没有责备过美津子。每次爱抚过她之后,他都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然后才慢慢睡去。美津子则将手握住阳介的手腕闭起双眼,但她的眼底深处却是一片不断扩大的浓浓的黑色。她辗转难眠,在下个月的排卵期里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怀上孕?她久久地抚摸着阳介的手臂。